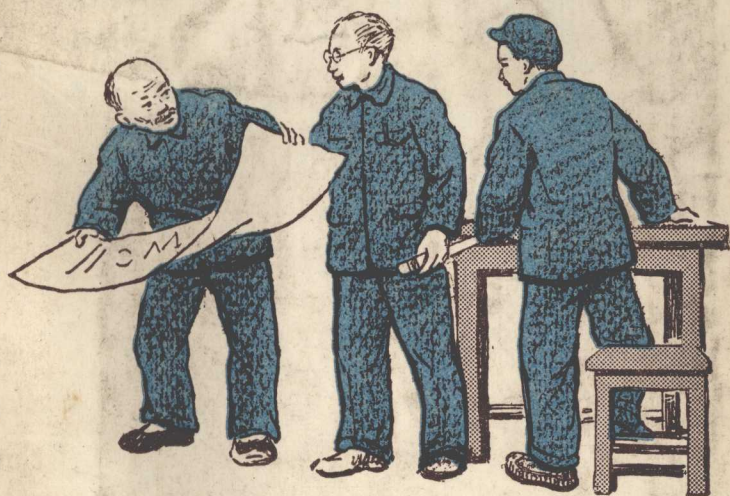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 故 事

# 晒喜圖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基礎

書號：0106

晒 喜 圖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編 者   | 人 民 鐵 道 報 社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畫 者 | 安 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者 |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<br>(北京建國門外杜家園十五號) |
| 發 行 者 | 新 華 書 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者 | 外 文 印 刷 廠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1954年7月第一版

11千字 定價900元

1954年7月第一次印刷 (1—14,000)

## 內 容 說 明

解放後，我們的鐵路運輸事業，也像別的事業一樣，飛快地發展着。

這本書裏的四篇故事，原來發表在人民鐵道報上，都是講鐵路員工的模範事蹟的。這些鐵路員工，有的發明了新機件，有的創造了新的工作方法，也有的採用新的教學方法，培養出了工人出身的技術幹部。

## 目 錄

- 一 死絞車變成活絞車……………滕鴻濤 ( 1 )
- 二 晒喜圖……………梁寒冰 (12)
- 三 一天兩喜……………喬振藩 (18)
- 四 競賽……………李道宗 (23)

## 死絞車變成活絞車

滕鴻濤

### 一

自從國家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以後，車站北貨場裝卸的貨物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。

下午三四點鐘，是北貨場工作最緊張的時間，貨物站台上堆滿了起運的貨物。裝卸工人們手脚不停地往貨車裏搬運着。站台南頭堆着用許多大木箱裝着的六十多噸機械零件。這些機械零件都是運往某建設工地上去的。兩輛空篷車（〔篷〕讀朋，女乙），已經甩進（〔甩〕讀男，尸又）貨場來了。主任司磅員李寶平告訴裝卸小組長王文瑞（〔銳〕，日又）說：“這兩車貨工地要得很急，要抓緊裝車，好讓下午五點多鐘的火車運走。”還沒等王文瑞回答，組裏的工人們都說：“咱們不能耽誤工地使用，包管把它搶裝上去！”

王文瑞立刻把一組人分成兩撥，搭肩的搭肩，扛貨（<sup>〔扛〕讀</sup><sub>ㄏㄤˋ</sub>）的扛貨，二十分鐘的工夫，兩車貨就裝上一半了。可是李寶平還是看着錶喊：“快加油呀，沒有多少時間啦！”

老工人徐進臣（<sup>〔徐〕讀</sup><sub>ㄒㄩˊ</sub>）扛着一個大木箱，剛上跳板，聽到李寶平喊“快”，心裏一急，腳下一滑，人朝後便仰（<sup>〔養〕</sup><sub>ㄩㄤˇ</sub>），幸虧王文瑞在旁邊扶住，沒有摔倒。徐進臣拐着（<sup>〔拐〕讀</sup><sub>ㄍㄨㄞˇ</sub>）腳走下來，扒（<sup>〔扒〕</sup><sub>ㄅㄚ</sub>）開機子一看，腳腕子（<sup>〔腕〕讀</sup><sub>ㄨㄢˋ</sub>）腫起來了。

把兩車貨搶裝完，大夥兒渾身上下都叫汗浸透了。

徐進臣揉着（<sup>〔揉〕讀</sup><sub>ㄖㄡˊ</sub>）腳腕子說：“這幾個月裝卸的淨是大機器，一件比一件沉，真是難擺弄。”

這時工程公司的大卡車（<sup>〔卡〕讀</sup><sub>ㄎㄚˊ</sub>）開上了站台，在剛騰出的兩個貨位上，卸下了託運的貨物。又是兩台大機器。徐進臣看了直皺眉，扭頭看着王文瑞說：“組長！太大的貨件得向社裏請求用起重機來裝，光憑人力可不行呀！”

王文瑞說：“誰不是這樣說呀！可是社裏只有一台起重機，好幾個貨場都要用，要是一兩噸（ $\frac{1}{2}$ 噸重兩千斤）重的貨物，都要等它來裝，怎麼叫它忙得過來呢！”

李寶平在一旁聽了半天，這時插嘴說：“組長！我想起咱們上團課時，團總支書老劉（ $\frac{1}{2}$ ）給咱們講的，蘇聯裝卸貨物都是機械化，裝哪路貨，有哪路機械，又快又省事，什麼時候咱們也那個樣，就好了。”

幾個工人都湊上來問：“組長！小李說的話是真的嗎？”

王文瑞點了點頭說：“不假，咱們只要努力生產，這樣的日子也很快會來！”

工人們都七言八語地談論着裝卸機械化，忘記了剛才的疲勞。王文瑞一面聽大家談話，一面心裏在沉思着一件事。

## 二

下了日班，王文瑞回到家來，兩個孩子

——平平、雲雲正在用麻稭（<sup>〔麻〕讀</sup><sub>マY〔麻〕</sub>）編小房子玩，見了王文瑞都喊：“爸爸！你給我編。”

王文瑞想了想說：“好！一會爸爸給你們編個新鮮玩藝兒！”吃完了飯，他就拿起兩根麻稭，一面琢磨（<sup>〔琢〕讀</sup><sub>ト×正</sub>），一面編起來。頭一樣東西編好了，平平喊起來：“我知道！我知道！這像鐵路上裝貨的車，我見過。”

王文瑞笑了：“對！平平說得對。你看我再編一樣。”

說着，又編起來，編好了，平平看了半天，納悶地說：“像甚麼呢？”

雲雲搶着說：“這回我知道，像我們學校裏的滑梯。”

王文瑞笑着說：“不對！不對！這是蘇聯裝貨的機器，你們看哪！”說着就從米缸裏舀出（<sup>〔舀〕讀</sup><sub>ト×〔咬〕</sub>）一碗米，順着編的那個滑梯形狀的東西倒下去，一會兒，就裝滿了一車。

這時候，李寶平找他上業餘文化班來了。看到編的那個玩藝兒，擺弄了半天說：“組長！

真有兩下子，模型都琢磨出來了，蘇聯裝卸機械是這個樣子嗎？”

王文瑞說：“真正的東西咱哪裏見過，這是我瞎琢磨的。”

天已經黑下來了，兩個人由家裏走出來，順着北貨場的便門，向學習室走去。拐角的時候，李寶平走得慌，碰在一個鐵架子上，痛得他恨恨地說：“又是那個破玩藝兒在這裏礙事！”

小李說的是那台舊絞車（〔絞〕讀 4 | 么〔織〕，絞車也，叫吊車，是一種起重機）的架子，還是解放前就在那兒擺着的。那陣子國民黨匪軍在貨場裏裝軍用物資，有好多大箱子，挺沉。工人們連輕的都不願給他們裝，還願意裝重的嗎？就說：“天天吃不飽，身上沒勁，抬不動這些玩藝兒。”幾個把頭在一塊嘀咕了（〔噓〕讀 ㄨ | 〔敵〕，〔咕〕讀 ㄍ ㄨ 〔姑〕）好幾天，不知由哪弄來這麼一台絞車，大件的東西就叫工人們用絞車裝。大夥一看這台絞車就有氣。這個擰（3 | 4）下一個零件，那個轉下一個螺絲（〔螺〕讀 ㄌ ㄨ ㄛ，〔正〕），不幾天，

絞車就殘廢了。解放後一直擺在那兒，只剩下一個鐵架，有時候拴拴拉貨的牲口。

這時候，王文瑞心裏一動，問李寶平：“小李！你還記得這個絞車那時候起重幾噸嗎？”

李寶平說：“誰還能記得那麼準，大概能起個兩三噸吧！”

王文瑞一拍手說：“我看這台絞車架子還好好的，就是少些零件，要是改裝改裝，再添些零件，要它變成一台手搖的起重機，讓咱們使喚多好啊！”

李寶平說：“好倒是好，可就是咱們不會收拾呀！”

王文瑞說：“當然有困難！咱不會多找人幫助嗎！那時候咱們會拆，現在咱們就應該會收拾。”

文化班下了課，王文瑞回到家，把孩子們玩剩下的麻秆收在一起，又編起來。他的老婆秀英納悶地問道：“文瑞，你怎麼越來越像個孩子啦？”

王文瑞想編出一台手搖起重機的樣子，可是擺弄到半夜，也沒有搞出個名堂，一賭氣就睡了。

### 三

第二天下午，團裏召開增產節約動員大會。團總支書記劉向在會上提出：青年團員和青工要在這個運動中起帶頭作用。散了會，王文瑞鼓了鼓勇氣，找到劉向，把自己琢磨手搖起重機的事談了出來。劉向點點頭說：“好！應該在這方面動腦筋，大件貨一天比一天多，光憑力氣不行了。多找人幫助是對的，我看徐進臣在貨場呆的年頭長，他知道的就挺多，等會咱們把過去使喚過那台絞車的工人們召集來，大夥圍在一起扯一下，你好好地聽聽。”

王文瑞走出團總支辦公室，找到徐進臣把這件事一說，徐進臣的腦袋搖得像“播浪鼓”一樣。他說：“組長！別瞎費那個心思啦！隔行如隔山，憑咱們還能改裝機器。”

正說着，劉向來了。他見了老徐就喊：“老徐！你是‘老把式’了，這件事離不開你，你得多動腦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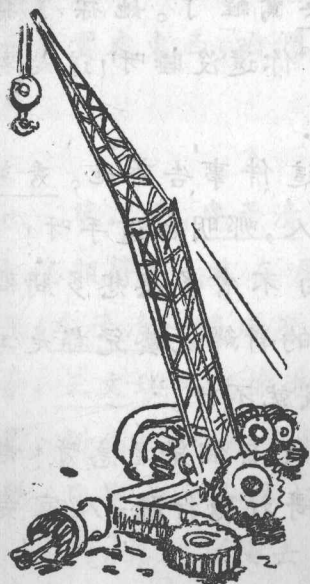
徐進臣驚奇地說：“老劉同志！你把我看得太高了。我看不頂事吧！”

劉向說：“當然，光靠一兩個人是不行，要大夥都出主意唄（<sup>ㄉㄨ</sup>）！改裝好了，能多裝車，又省力氣，多麼好。走，咱們先去看看那台破絞車。”

徐進臣只好跟着去了一趟。破絞車除了一付鐵架子，甚麼也沒有了，孤零零地擺在那裏，旁邊堆滿了馬糞，徐進臣瞧着絞車



架子想了半天，把自己能想起來的樣子說了一下，王文瑞都記下來了。回來的路上，徐進



臣還問劉向：“老劉同志！你說咱們能改裝好嗎？”

劉向說：“只要把工夫下到了，就有可能。現在國家需要咱們多往這方面想辦法，咱們就得朝這條路上走。”

徐進臣疑疑惑惑地（<sup>〔或〕讀</sup>「~~不~~正〔或〕」）看着劉向，不再說話了。

團總支又召集了幾個老工人漫談了（<sup>〔漫〕讀</sup>「~~不~~正〔漫〕」）一回這件事。

王文瑞在家裏匆忙地吃了飯，就在燈下按照自己知道的和大夥說的，用麻桿和硬紙殼編了又拆、拆了又編，不住地試驗。壁上的鐘敲過了兩點，夜深風涼了，王文瑞覺得心裏發躁，編的東西還是不像個起重機的樣子。

平平說夢話，把秀英驚醒了。她揉了揉眼，驚訝地（<sup>〔訝〕讀</sup><sub>〔亞〕</sub>）問：“你還沒睡呀！這是幹甚麼呢？”

王文瑞擦着汗，把這件事告訴她。秀英說：“你是個幹力氣活的人，哪明白這手呀！”

王文瑞說：“不明白不會多想想多問問嗎！在新國家裏有不少的新鮮玩藝兒都是工人創造出來的，我不信我就不行。”

秀英想了想說：“別光自個兒着急呀！趕明兒找同院的李子清大哥打聽打聽，人家是幹這行的。”

王文瑞一拍大腿說：“噓（<sup>〔呸〕</sup>）！現擺着一個鐵工廠的老師傅（<sup>〔付〕</sup><sub>〔付〕</sub>），我怎麼把他忘了，我找他去。”邁步（<sup>〔邁〕讀</sup><sub>〔貴〕</sub>）就往外走。

秀英忙喊：“哪去呀？三更半夜的！”

王文瑞說：“研究機器對國家有好處；都是工人，半夜又怕甚麼！”

到底還是把李子清喊起來了。他看了王文瑞編的東西，又詳細地問了下情況，然後

說：“這樣辦吧！明兒我下了工，到你們貨場看一看實在東西，咱們再商量。”

#### 四

第二天，李子清和王文瑞從貨場回來，飯也沒顧得吃，就在屋子裏研究起這件事情來了。李子清一邊琢磨，一邊畫，有不清楚的地方，王文瑞又把徐進臣找了來打聽。連着三天，到底把草圖畫出來了，還做了一個模型。真是一台手搖起重機。王文瑞興沖沖地（〔沖〕讀  
イ×ノ〔充〕）舉到貨場去，裝卸工休息室裏圍滿了人看。王文瑞跑到主任室去了一趟，低着腦袋回來了。大夥都問：“主任說幾時改裝呀！”

王文瑞說：“主任怕做不成功，這筆錢不好報銷，先請示請示。”

工人們等了四天，還是沒下文。人們沉不住氣了。李寶平說：“用多少錢我們先墊上。”

大夥都說：“對！”就這個三萬、那個二萬地掏了（〔掏〕讀  
太玄）出來。李寶平把錢歸在一起，追

着王文瑞到鐵工廠配零件去。這工夫，劉向來了，他不同意這樣做，領着王文瑞、徐進臣去找主任。主任聽了他們的報告，覺得自己沒有理由不批准這筆錢，就在請求書上蓋了章。

又過了十來天，鐵工廠把零件配齊了。這台絞車架子成了一台手搖的起重機。試驗的時候，貨場裏的職工都圍上來看。徐進臣對劉向說：“老劉同志！真改裝成功了啊！”

劉向笑着說：“也有你一份功勞呀！”

## 晒 喜 圖

梁 寒 冰

鐵道南邊，有一片整整齊齊的紅磚房，那就是鐵路工人宿舍。早晨，太陽冒紅的時候，從第一排房上飛起五隻銀白色的鴿子（〔鴿〕讀〔古〕〔劉〕），在晴空裏打着呼哨（呼哨），上下翻飛。家屬們聽到哨音，都忙着起身，生火溫洗臉

水、做飯。一縷縷(<sup>ㄅㄨˋ</sup><sub>[旅]</sub>)青烟，飄散在天空。

這鴿子是退職養老的晒圖工 (一件工程在施工前，都要畫好圖樣，晒成藍圖。施工時就根據藍圖施工。晒圖工是晒藍圖的人) 李俠 (<sup>ㄌㄧˊ</sup><sub>[狹]</sub>) 放的。老李退職後，養了五隻鴿子。天剛亮他就起來，先到河邊蹣(<sup>ㄌㄨˊ</sup><sub>ㄨ</sub>)一陣，回來喝杯茶，然後放出他心愛的白鴿。這樣的生活已經習慣了。

這天，老李沒有去蹣河邊，也沒有喝茶，只放出鴿子就匆匆來到了自己過去工作的晒圖室。大家都有些奇怪，老李不是退休了嗎，怎麼又回來工作？

## 二

老李的兒子李明春，今年二十五歲，是個很要強的小伙子，他小時候上了五年學，後來因為家裏太窮，實在上不起學了，就只好在家擺香烟攤，幫助父親維持生活。李明春十七歲那年，老李東託人西請客，好不容易使明春到鐵路上當了個測量工。從此，李明春成天跟着工程師、技術員一道出去測量。除了拉皮尺，就